



黃金禍・鏡花月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誦脩水說典藏
水說典藏
齊庫民國誦脩水說典藏

子部
四庫全書
水說典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外借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黄金祸·镜花月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金祸·镜花月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205-0038-8

I. ①黄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9892 号

点 校: 张俊儒 清寒树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5.75 字数: 198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黄 金 祸

一 进谗言离间姐弟情	3
二 为私心手足起裂痕	20
三 歇恶奴玉明行权	42
四 争产业黄金作祟	57
五 奋勇仗义护助原来一片假	74
六 出口莲花好心反被恶意猜	89

镜 花 月

第一回 家不和被人欺多事之秋	109
第二回 身已污悔莫及天长地久	123
第三回 同室操戈寡廉又鲜耻	142
第四回 男女平权香火赶和尚	158
第五回 母子悲别离泪点滴痛心头	173
第六回 强盗遇劫贼强中自有更辣手	187
第七回 几经挫折方打鸳鸯结	205
第八回 始悟簸弄惨演镜花月	217
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29

黄金祸

一 进谗言离间姐弟情

天色已经黑下来了，窗外已没有了阳光的影子，而且还有点起风，把那株高大银杏树的枝叶都摇摆得瑟瑟作响。何太太在房中整理着石福华所有的东西，玉明表面上是帮助母亲整理，实际上当然是怕母亲会在里面放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换句话说玉明是在监视母亲的行动。何太太心中也确实有把贵重的物什送几样给福华的意思，但是有女儿在旁边站着，因此她就没有落手的机会，也只好心中暗暗不快而已。

“母亲，天晚了，明天再整理吧！我见你辛苦了一天，也休息休息吧！不要累出什么病痛来，倒又叫我们心中着急了。”

“照你们的行为看起来，就最好把我做娘的也和你舅舅一同赶出去，好叫你们快快活活地做人。假使我肯生病的话，你们心里喜欢还来不及，哪里还说得上这‘着急’两个字？”

何太太对于女儿那种讨好的话，只感到无限怨恨，所以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讽刺地回答。玉明的面上有点惨然，她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虽然她有许多话要向母亲细细地剖解，但是这种问题，一个做女儿的和母亲说，并且自己又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儿家，事实上是很难说出口的。所以她在不知怎么一个感觉之下，便匆匆地走出房外去了。齐巧健生从外面进来，他见了姐姐，便问母亲在哪里。玉明向他努了努嘴，表示在房中的，一面向他招了招手，姐弟两人走到书房里。健生见姐姐还轻轻地掩上了门，开亮了电灯，这就向她低低地问道：

“姐姐，你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母亲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可曾缓和一点了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这样快就会把她心中的怨恨消灭的，不过我们以后总不要再去冲撞她就是了。”

“那自然啰！我们本来和母亲没有什么恶感，只要石福华被我们赶走了，我们尽可以向母亲孝敬。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健生点了点头，好像特别兴奋的样子，笑嘻嘻地回答。玉明却微蹙了眉尖儿，好像尚有无限心事的样子，望了他一眼，认真地说道：

“弟弟，我以为你不要太乐观，因为石福华被赶，母亲也是极不愿意的，所以这情形恐怕将来尚有变化。假使此刻能够把家政权完全操纵在我和你的手中，那才可以高枕无忧。你听了我的话，不要以为我好像太不信任母亲。但你要明白母亲现在完全是用仇视的态度来对付我们，那么她说不定会把一切重要的物件又送给石福华，那时候我们倒反而弄得有口说不得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几天中，你不要糊里糊涂，对于家中的一切事物还要加倍注意才好哩！”

“姐姐考虑得很有道理，我们只要盯在母亲身旁，不准她一个人随随便便到外面去，那就不成什么问题了。”

“可是你这话未免说得太容易了，母亲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，她肯被我们监视吗？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计划，先要把阿根、杏春等仆人都买服了人心，使他们都可以附和我们来做一个手脚。第二步计划，是要把家政权请母亲交托出来，最好请她做一个现成人。那么石福华的手段再高明，恐怕也是不能奈何我们的了。弟弟，你以为我这些意思，都是值得研究的善后问题吗？”

玉明把一步一步的计划都向健生说了，表示她已经胸有成竹的意思。健生只有连连点头，却说不上心中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。姐弟两人正在暗暗地商议，忽听门外有人笃笃敲了两声门。玉明问是谁，只听杏春在门外道：

“小姐，是我，少爷在里面吗？”

“杏春，你进来吧！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外面魏丽英小姐来找少爷。”

杏春随了玉明的一句话，便推门进来，见了健生，便低低地告诉。健生一听丽英到来，他哦了一声，早已连蹦带跳地走到厅上去了，这里玉明把杏春叫住了，她们在里面却说了许多的话。

健生到了厅上，只见丽英在团团地打着圈子，显然是十二分的无聊。这就急急地赶上两步，和她紧紧地握了一阵手，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丽英，你怎么直到这时候才来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！我们已经得到胜利了。你听了心中可欢喜吗？应该快向我道贺。”

“我早已知道了，因为我在家里先和父亲碰过了头，是父亲详详细细地对我说的。他说石福华这家伙真了不得，要不是我父亲也会说上几句话，倒实在有点难以应付呢！不过现在到底不费一兵一卒而获得全面的胜利，这当然可喜可贺。”

丽英见他这样高兴的神气，遂瞟了他一眼，笑盈盈地回答。她所以夸张石福华的厉害，那当然是更衬托她父亲的能干。健生似乎也懂得她的意思，遂竭力含了恭维的口吻，说道：

“可不是吗！但说起来到底是全亏了令尊大人的力量，把个狡猾得像一只狐狸的石福华居然赶出了我家的大门，这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所以刚才我还和姐姐在说着我们应该谢谢老伯大人，而且更应该谢谢你。”

“我可不要你来感谢的。”

丽英笑了笑，逗给他一个娇媚不胜的白眼，这白眼和普通的大有不同，因为这里面并没有憎恨的成分，多半还包含了喜爱的成分，所以健生瞧在眼里，心中倒由不得荡漾了一下。丽英这时却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：

“健生，你母亲把石福华的东西可有整理好叫人送去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哩！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“是我父亲叫我向你随便问一声的，因为我父亲回家后想想，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经过法律去制裁他，恐怕石福华不肯甘心，而还要发生些什么事故出来，所以叫你们姐弟两人还应该随时小心一点才好。”

健生觉得丽英突然询问，显然是另有作用的，所以向她惊疑地反问。丽英笑了笑，遂把父亲的意思向他们转达。健生却毫不介意地说道：

“我想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屋子，而且至多在明天就要把他这些东西送还给他，那么从此可以说是脱离关系了，他要再来和我们闹，恐怕也是无从闹起的了。”

“瞧你这人多傻的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间屋子，他一切都可以不用顾忌，这样在我的猜想，以为他更可以有恃无恐地闹起来了。”

丽英向他埋怨，她芳心里似乎有些怨恨健生一切太随便疏忽，好像在他心中并没有一点儿考虑。健生却认为这是女孩儿家一种固有的多心病，遂笑了一笑说道：

“难道他还会用什么法子来跟我们争夺家产吗？”

“你这人越说越傻了，他假使要明明白白地来跟你争夺家产，那么他今天也不肯就此匆匆地离开这间屋子了。就只怕他小人之见，偷偷地躲在冷角落里向你放暗箭，那岂不是讨厌？虽说这是一种多余的顾虑，但是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，魑魅魍魉布满了四处，都是人面兽心，所以你是不得不防的。”

从这一点看起来，丽英虽然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，她的肚子里倒也着实有些心计。和丽英相较，健生是及不到她一根汗毛。所以一时他倒又急了起来，搓了搓手，表示很忧愁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假使他果然有这一种险恶的存心，这这……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瞧你这人也太有趣了，刚才是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，但此刻倒又急得这个样子。我对你说，急的时候不必太急，疏忽的时候也

没太疏忽，事到临头总有个解决的办法，那怕什么呢？”

健生听她又这样向自己安慰，一时也就放下心来。丽英见他这样没有主意，倒忍不住暗暗地好笑，认为将来自己要操纵健生一切也是很容易的事情。这时健生向丽英又说道：

“你为什么老是站着？请坐一会儿吧！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你说明呢！”

“你的姐姐呢？其实我马上就要走的。”

丽英口里虽然这么说，她的身子却退到沙发上坐下了。健生靠近她的身旁，低着头，笑道：

“姐姐在书房里，你这会儿急急的又要上哪里去游玩去？”

“人家功课还来不及做完，哪里有工夫去玩呢？”

“我想今天你是应该吃了晚饭走的。”

“还说不定。哎，健生，你妈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？我爸爸说石福华走的时候，她竟痛心得昏倒了。我想这……也许他们的情分太好一点了吧！”

丽英哎了一声，又问起何太太来。当她说到末了的时候，秋波斜也了他一眼，撇了撇小嘴却忍不住嫣然地笑起来，在这笑的意思当中至少是包含了一点神秘的成分。这叫健生的脸儿羞惭地红起来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却并不作答。丽英生怕他心中不快乐，遂故意这么说道：

“其实我说这也怨不了你母亲，你们做儿女的似乎也太狠心一点了。”

“啊哈！你怎么也会有这一种论调？那倒叫我有些不大理解了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？你们把舅舅赶走，难道还能算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吗？”

丽英表面上虽然是一本正经地向他说，但她的嘴角旁已忍熬不住地几乎要露出一丝笑意来。健生有些着急，但也有些奇怪，怔怔地说道：

“丽英，昨天我告诉你这一个舅舅的来处，你难道还没有听明白吗？假使他真是我娘舅的话，我们也绝不会用这一种手段去对付他的。所以你今天再来埋怨我，那你也太不应该了。”

“我偏要这么说，你便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哦，你说，你说。”

健生见丽英这种撒痴撒娇的样子，心里才明白她是故意和他捣乱着闹玩笑的，在爱人面前，这似乎是应该认错几分的。当然啰，假使她说太阳是出在西方的，我也应该附和说是对的，何况是这一点小事情呢！所以赔了笑脸，还向她一味地奉承。丽英这才把绷住了的粉脸展开了，她几乎哧哧地笑出声来，在笑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方才坐正了身子，把手掠了掠鬓边的云发，正经地说道：

“健生，笑话归笑话，正经归正经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好好地分手时，谁知隔不了多少时候，你家阿根便急匆匆地到来。我接到你这一封求援信之后，真为你急得了不得，我怕你被他软禁在书房里，说不定会有加害你的举动，所以我曾经要求父亲设法先来把你救了。后来经父亲的解释之后，我才放下心来。起初我还不明白你姐姐怎么会动武去打石福华的头部，直到你姐姐被我爸爸保释回来，她把详详细细的经过都说给我们听了，我才明白石福华这个王八蛋简直是畜生，不但该打，而且可杀。打破一点头，流了几点血，算不得什么稀奇，就是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也没有人会去可惜他呢！”

“对了，对了，你这些话才是公公正正毫无私见的，所以这种人若不趁早把他驱逐，恐怕我们的前途是非常的危险了。后来我姐姐不是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吗？”

健生说到末了一句，又转变了话锋，他的心里是另有一番作用的。丽英笑了一笑，瞟了他一眼，点头说道：

“是的，因为我们爱热闹，所以凑在一块儿好说话。”

“那么你们可曾谈起关于你我的问题呢？”

“没有谈起，我和你有什么问题好谈呢？”

丽英的粉脸像玫瑰花朵般娇艳起来，秋波逗给他一个娇嗔，摇了摇头，显然有羞涩的意思。健生似乎明白女孩儿家喜欢闹这惺惺作态，遂笑了一笑，也不作答。过了一会儿，健生忽然想着了什么似的大笑起来。丽英有些奇怪，抬头向他问道：

“你笑什么？难道你是痴了？”

“当然有一个缘故，石福华简直是在做梦，他要和我联络感情，所以要把他的女儿来给我做妻子，你想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亏他想得出来！”

健生这才毫不考虑地说了出来。丽英在昨天和健生吃晚饭的时候，已经为了笑莺而和他吃过了一回醋，此刻被他又这么一提，她的心中立刻感到酸溜溜起来。于是撇了撇嘴，微微一笑说道：

“这不是一件很好的美事吗？他是你的舅父，又是你的岳父，亲上加亲，这门亲事，提了灯笼，怕也没处去找呢。真是恭喜你！恭喜你！大概我们可以吃喜酒了。”

“丽英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不是使我心中太难堪了吗？你明明来挖苦我，这会子我可不答应你。”

“你不答应就算了，难道你忘记了曾经要我向你答应的那个时候吗？”

健生假生气，并不发生多大的效力。谁知丽英比他的脾气更大，猛可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还哼哼地响了两声。这下健生低了头，只好连声地说不敢不敢。丽英见到他那小丑般的神情，倒又好笑起来。健生见她笑了，胆子便又大起来，遂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照理你是不应该对我生气，而今像我已到了这个环境之下，你是应当特别感到欢喜才好。”

“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为什么应当特别欢喜呢？”

丽英微蹙了眉尖儿，故作不了解的神气，瞅住了他怔怔地问。健生哈哈地大笑了一阵，握了她的手，很得意地说道：

“这还有什么不懂呢？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在家里获得了自主之

权。第二，这个石笑莺跟了她父亲也一同被我们赶走了，那么在你至少是赶去了一个情敌……”

“什么情敌不情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可见你对她至少也有一点爱的思想。”

“啊哈，丽英，你千万不要冤枉我，我假使有爱她的意思，那我一定不得好死。因为有她碍在我们中间，至少是眼睛里一粒沙泥，所以现在我把沙泥都擦去了，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可以很顺利地进行了。”

健生听她这样说，这就更加急了起来，连忙向她解释。丽英沉吟了一会儿，微微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
“你以为我俩的婚姻不会有什么阻碍了，其实我说不然，因为赶走石福华的主动人虽然是你们，但代表人却是我的爸爸，那么你妈的心中当然会把我爸爸视作仇人一样地痛恨。你想，她怎么会要一个仇人的女儿做她的媳妇呢？”

“你这话虽然很有道理，不过现在是二十世纪了，婚姻在相当年龄是完全有自主权的。我要与你结婚，母亲当然不能坚决地表示反对，假使她真要从作梗的话，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组建小家庭的。”

丽英见他这种说话的表情，也可见他对爱的专一，于是默默地也不说什么话了。过了一会儿健生又向她低低地问道：

“为什么默不作声，你心中有些不高兴吗？”

“倒不是为了不高兴，因为我有一件心事在肚子里，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来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？这是为什么？你在我面前不说，那么你还要在什么人面前才告诉出来？”健生见她欲语还止的表情，遂很怀疑地望了她的粉脸急急追问。丽英未说话之前，先浮现了一层桃花的色彩，然后低低地说道：

“前几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块儿游玩，大家说起个人的知己来，我当然宣布的就是你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我原来在你心目中已经刻画一个印子了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喜极欲狂的样子？不要打断我的话，我还有话要告诉你哩！”

“那么你快说，你快说。”

“她们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多少年纪了，叫什么名字。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她们，而且还把你一张小照给她们看，她们都很羡慕，说你生得很漂亮，我听了自然十分得意，索性很骄傲地说我和你快要订婚了。她们不相信，我说你立刻就要送我一枚很大的钻石戒指，而且我和她们还打过赌，所以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还不是一件很大的心事吗？”

健生这才完全明白了，虽然满心眼里充满了甜蜜，但是要我送她一枚金刚钻戒指，这倒是一件困难的事儿。并不是说自己不肯送给她，实在因为经济权还操纵在母亲的手里。不过在爱人面前，尤其是已经有了十分之十希望的爱人面前，他怎么可能给她失望？就是在自己的立场上也绝对不肯失面子，所以他不假思索地就回答道：

“你真也大惊小怪的，那也算不了是一件心事啊！你放心，过三天，我一定可以买给你，让你在同学们面前骄傲骄傲。”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

丽英听他这样爽快地答应了，一颗芳心真有说不出的喜悦，遂跳了跳脚，十二分高兴地问。健生把她手握了一阵，也微笑着说道：

“当然是真的，我怎么能够欺骗你？这不但叫你失面子，而且我也塌不了这个台啊！”

“好，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很相信你，那么我要走了，三天后再见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性急呢？我不是叫你吃了晚饭再走吗？”

健生见她回身要走，遂把她拉住了，低低地劝留。丽英摇摇头，说今天晚饭不能吃，你母亲见了我是不会表示好感的。健生听她这

样说，倒也觉得不错，遂一路送她出来。在大门口的时候，丽英又向健生叮嘱道：

“健生，对于这一件事情，你可不要给我父亲知道，因为我父亲知道了，他是要责骂我的。所以我也不是真的要你送给我，只给我去向同学们装一装样子，让我赌赢了再还给你。”

“不，我说送给你，我怎会要你再还给我？”

“我还给你，你藏起来，等我们正式订婚的时候，你再正大光明地送过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”

健生听她这样说，倒忍不住好笑起来，益发信任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，绝不是一般开“条斧”可比的，于是点点头答应了，说：“这样也好，那么我送你一程吧！”丽英道：

“你看天色不早了，回头家里等着你吃晚饭，不要找不着人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大不了我叫他们再烧来吃。”

丽英瞟了他一眼，有些不胜娇媚的样子，嫣然笑了。健生心里的甜蜜不住地荡漾，挽了丽英的手，便且谈且行地送了过去。

健生和丽英挽手同行的后影，瞧在匆匆坐车到何公馆来望玉明的祖同的眼里。他付了车资，对两人望了一眼，便叩门入内。到了大厅，齐巧玉明从里面走出来，遂含笑叫道：

“玉明表妹，你没有出去吗？”

“不，章先生，请你不要再叫我表妹，因为我和你从今天起，是没有一些亲戚关系了。”

玉明是个爽快的姑娘，她听祖同还这么称呼，遂直接回答道。祖同倒是吃了一惊，以为她和自己完全决绝了，这就急急地说道：

“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所以你就和我绝交了吗？”

“并不是为了这些缘故，难道我们和石福华的事情你一些儿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真的一些儿也不知道。”

祖同还是愣住了脸，至少他的心里还有一点慌张的成分。玉明笑了笑，叫他坐下了，一面把今天经过的情形，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，然后又说道：

“现在你总可以完全地明白了，我和石福华的关系是一点儿也没有了，那么你本来是福华的嫡亲外甥，换句话说，你和福华是亲戚，和我们不是亲戚。当初纸窗还糊着，那么大家也不便戳穿，现在既然完全解决了，那么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再含混下去。章先生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玉明说到这里，还故意叫了一声章先生，转着乌圆的眸子得意地问。祖同哦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他似乎并没有什么连带关系的，还用祝贺的口吻，说道：

“想不到迅雷不及掩耳地竟解决得这样快，那么我现在就该叫一声何小姐了，不，其实以我们的交谊而说，算我虚长了你几年，就叫你一声名字，也不能算失礼吧！玉明，并不是我讨好你，我觉得今天能够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，这是你们的幸福，确实我应该向你们深深地道贺。你不要以为我是石福华的外甥，好像就是石福华身边的人，其实我对他的行动早就看不入眼，那并不是我放的马后炮，在过去我也时常对你这么说的。尤其在今天听了你的话之后，他竟要调戏到你的身上，预备‘全家得’，这种禽兽都不如的行为，真可说是杀不可赦的！现在你居然能驱逐这一只豺狼，我真替你高兴极了。”

祖同也是很会说话的朋友，他竭力攻击石福华的罪恶，同时也反衬自己对玉明的忠心。玉明笑了笑，不过她的脸上也有些玫瑰的色彩，这当然是因为祖同说的这一句“全家得”的话，但她还是镇静了态度，用毫不介意的神气，说道：

“石福华这种歪曲的阴谋到底敌不过正义的判决，所以他今日知趣而退还是他的聪明，假使和我们闹到法庭里去的话，恐怕他也是要败诉的吧！”